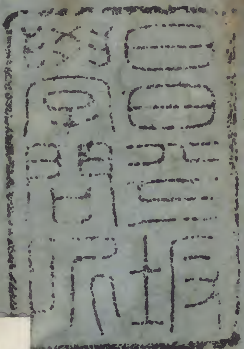


備忘錄

二

明



漢書門			
九	四	八	二
四	八	一	二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九	四	容
九	四	冊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2
冊數	4 (2)	
函號	299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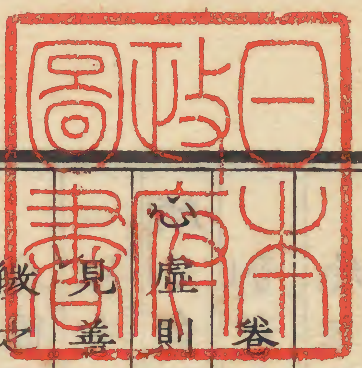


備忘

清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日本 安中板倉勝明節山氏校

淺草文庫



卷二

心虛則隨處能得益嘗思舜居深山之中所聞善言所

見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道心無非精

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正復如此

理義我心之所固有心官最靈思索可得然必質諸師

友無有過差考之先詰如合符節然後可以自信所

謂就正有道也若苟有所見輒信不疑其流未有無

甘雨亭

甘雨亭

失者。

萬事萬理。俱經古人發揮。無有餘剩闕欠。善學者擇而識之。以畜其德可也。偶有一得。沾沾自喜。殊不知又為簡編間舊物矣。甚者前人之所唾棄。而已方寶而私之多見其陋而已。

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為顏曾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即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為立德進學之基也。今人稱顏子好提唱。然一嘆稱曾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

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天理。吾所以應之。能各當其則。方為無私心而合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蓋如此也。其曰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是事物與吾心有二理。非合外內之道矣。

君子以文會友。友須從博文約禮中求。朝廷用宰相。須是讀書人。吾人交朋友。亦須是讀書人。讀書人雖有浮偽。終是依傍道理。不讀書的人。雖是忠實。却展拓不去。甚者偏執已見。一些不可通曉。其病不可勝言。讀書人壞事。如王安石。古今寧有幾人。安可因噎而廢食乎。

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稟不及善人。却須從踐迹上做功夫。夫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法于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害政。

先儒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二語信得及。方識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

學者于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孳孳惕惕。益勉其所未足。即乃詡詡自足。甚者抗顏欲為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繇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將來所

造可知。夫子謂斗筭之人何足算。又謂德之棄。正為此輩言之。

功夫愈切實。則心愈虛。心虛而後能從善。

天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肌膚。驗之草木。枝葉花實。遞嬗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者體此。草以去故。鼎以取新。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進德。唯日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從此積累而成。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人能擇善而從。則無往而非師友矣。若家庭親黨之中。嘉言善行。可以取法。志同道合。有以相成。真生人莫大之樂也。

治水須從下流。施功看禹貢自冀州帝都而外。先兗青徐荆揚。而後及豫。若梁雍最後。次第可見也。後世只從決處從事。所疏所塞。不出豫州大絲小絲而已。

國家設官太多。文移太繁。官多則事煩。文繁則法亂。周官三百六十。唐制設官七百餘員。今一省文武大小已不下二千餘員。京畿邊塞。又不知幾何。加以勲戚舍人宦監之屬。又不知幾何。祿安得不薄。人安可復

擇。與其人衆而不擇。何如精于擇人。與其祿薄而不足。以養廉。何如厚以待士。易明之理也。至於文移案牘。充室盈几。雖甚精敏。亦難稽考。叢脞者則槩不省視而已。徒以供胥吏之奸弊。亦何益之有哉。四海困窮。其原只在游民之衆。且未論其他。正如生員軍伍吏胥三種人。俱不可少者。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有王者起。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餘可類推也。聖人於天下之理。非必一一而知之。於天下之事。非必一一而能之。但其德至虛至明。虛則能受。明則能別。是以天下之知。皆其知。天下之能。皆其能。而無所遺。

也。觀孔子孟子及尚書中稱舜處可見。易道須是日用處得力，方能盡性命之理。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君子時中，若夫高之入于空玄，卑之流於象數，非君子之道也。

於世寡合，較之同流合汙，如脂如韋之人，固有不同。若謂君子立身之道，以寡合為高，則不然也。聖賢所期，畢竟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優柔厭飮，期于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于

學也。好立文字，是學人一種通病。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不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不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慎之哉。教子弟，只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人與人相依而立，所仗者忠信而已。若內不見信于家人，外不見信于邦國，雖天子不免一夫之目。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仁義忠信，非仁義之外，又有忠信也。仁義之實，乃忠信也。仁義而無實，惡得為仁義。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

諸侯義士猶謂其薄德以其無實也。

剝廬取象甚精。蓋君子乃小人所籍以安其身者。君子既去。則小人之身亦殆矣。自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為小人者。未有不殺身亡家而覆其族。然則小人欲空人國。非獨害於而國。乃凶於而身也。然當其羣傾。君子之日。其用心。唯恐君子之去不速。唯恐君子之去不盡。曷亦念及剝廬之義乎。常見敗家子。于祖宗世業。觀其毀棄之日。若必盡去。與速去之為快。及毀棄既盡。此身亦無所棲。流離饑困。無所不至。豈非大小一轍。

猥固有升木之性。雖不教亦必至此。但使束縛之禁制之。彼猶有所顧忌。而未之敢也。若後啟而導之。則不可復制矣。故小人成人之惡。深可痛恨也。

師友平時雖不見。顯然之益。然講論道義。修整衣冠。自不知邪慝之日消。而非僻之日遠。則其為益也大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易曰。兩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之潤物也。微而無迹。有朋友滋益之象。朋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奚止攝以威儀。然一種嚴敬之情。能使過失不作。德業日進。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試看人無師友。則傲慢邪僻之氣。舉體皆是。甚之非。

議不顧而禍敗至不忍言以此相較損益何如
 御下之道包荒與精察二者須並行而不悖不包荒則
 使人無可容足所謂水清無魚是也不精察則群相
 蒙蔽所謂大不見邱山近不見眉睫是也大槩貧家
 失之恒在不包富家失之恒在不察
 事物之來君子纔動念便向義一邊小人纔動念便向
 利一邊雖在已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熟一
 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氣壹則動志也心不在焉視
 而不見志不足以帥氣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心正

而身修矣

學者能讀近思錄方可以治經讀范唐鑑方可以治史
 范唐鑑春秋以後第一書視胡文定春秋傳更覺簡要
 今日學者做功夫有極易處亦有極難處太平之日履
 道坦坦不免放鬆今日操心危慮患深恐懼修省為
 易太平之日世教易明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修身立
 行為易今日賢者儉德避難小人肆行無忌括囊无
 咎既苦離羣索居踽踽獨行又畏流俗指目操修砥
 礪極難自非獨立不懼遜世無悶之士鮮有能興起
 者

大槩四海之內。人土常相準。遊民衆則曠土多。民游土曠。則四海困窮矣。

吾平生于論語。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及小雅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二處。見得真切。自覺得力。亦在于此。信命不及。真是枉做小人。劬勞之念不切。守身力學。終是載沉載浮耳。

天人物我。內外體用。不得分為二事。中庸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作一章讀。其義自見。此書最說得融貫。詳明。熟讀深玩。一以貫之可也。

人優游地過一生。不唯自己無所成就。卽子弟亦不昌。

矣。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如何精力。

太極為陰陽。既有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矣。陰陽為五行。既有五行。則陰陽卽在五行之中矣。五行為萬物。既有萬物。則五行卽在萬物之中矣。故曰。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又曰。理一而分殊。故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

君子固不諱窮。然人情事理。何可一槩不顧。論語既曰。質直。又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君子求己之功切矣。中庸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如此則斯人之徒。其不可與處者。

寡矣。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與人同處，見其過處，不見其是處，皆由于存心之薄。君子不如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舉斯心，加諸彼，愛敬之盡，則為法天下，可傳後世矣。

業曰：居業，仁曰居仁。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能得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難言學問之道矣。

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

人雖有美志，不可不讀書講學。不讀書，則不知聖賢之正道，而異端邪說，足以惑之。不講學，則不知聖賢之中道，而私智偏見，一成不可挽，終于邪慝之歸而已。至若文字，雖末務，亦當使其條暢能達已意。

聖人教人，一則曰窮理，一則曰精義。蓋有物斯有理，其處之得宜，則義也。故曰：有物有則，又曰：義之與比，豈是離卻事物，懸空想像一副道理。世儒好非在物為

理處物為義之語多見其惑于邪說而不知自反也。弘正以前行有枝葉嘉隆以後言有枝葉可以觀世變矣。

子弟只當守謹厚二字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今日父兄只喜子弟聰明殊不知聖人小心翼翼只謹之至也。肫肫其仁只厚之至也。聰明而不謹厚未有不為挑達為狂且者。

朱子答趙子欽書有云大抵其學于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

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言甚虛公有以深中象山之病若象山于朱子則一味怒張斥其支離不能遜心相下便是不及朱子處。

朱子云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今乃有以平心和氣為譏者。

父無不慈而子有不孝。巽隱詩云豈無遠道思親淚不及高堂念子心。三復斯言為人子者可以反求而知所自責矣。

陳東筮作學菑通辨十二卷救時之書也亦放蛇龍驅

虎豹之意。

君子不可驟親。驟親不免致疑。小人不可驟遠。驟遠則易取怨。易所以戒浚恒也。

不恒其德，不必說如何講張為幻。只主心不定。見物而遷。今日作一事未竟，明日又起一事端。今年讀一書未竟，明年又換一書來讀。他日終於無成。若乃安于小成，徇于一得，無復求進，亦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

程子傳易，將欲使人無卜筮而知吉凶，故專以理言。朱子本義欲不失作易之旨，故兼言卜筮。其揆則一而已。

已。

學者先觀其德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諸如易喜易怒，不堪拂逆。疾惡太深，進銳退速之類，皆繇於淺。如露才揚已，一得自矜，責人太重，悻悻自好之類，皆由于薄。

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同道。曾子子思去止不同而同道。正孟子善學孔子處。故先儒謂其善用易。

易文周以前有象無辭。然吉凶悔吝之占，在古已有之。文王特為之明其故于彖。周公復為之明其故于爻。以義理示人而已。于諸卦諸爻，吉凶悔吝，或未之改。



也。故上繫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觀夫子贊易，象傳象傳，只發明文周之義，而不泰以己意。可見惟大象方見己意，然自為翼以別之，未嘗雜入於彖爻之中也。

按彖中柔上剛下，柔來文剛，及剛自外來等語，但據二體說，已有其義，不必拘卦變說。卦變朱子原說，非畫卦本然也。

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為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陷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

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為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為粗淺，則以為假竊，可歎也夫。忠信廉潔，是人修身立行基本。今人避鄉原之嫌，而學為狂，甚至于犯名義，廉耻道喪，猶曰狂者聖人所取，稍尚忠信廉潔一路，則羣以假道學目之。范忠宣公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竊嘗以人若避鄉原之嫌，亦無為善之路矣。



盛年強力，一生不易多得。立志不早，及時不下，得一二十年，抵死工夫，轉眼便向四五十去。將來光景，約畧可見。古之人所謂日暮途遠，悲歎窮廬者也。念此寧能悠悠送日乎。

終身言敬，究竟不免一肆字。此由受姚江病過來者，始學之士，擇善何可不精。

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為幕賓。官方士行，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容須可為我師者，辟之。雖朋友必不可。由此思之，為主者有如范文正，方可就辟。為賓者堪為文正師，方可承辟。古

人所謂相與有成，何可易易。要不獨閩帥為然也。

高節奇行，聖人不取。君子不由，以不可為法天下。傳于後世也。

鄉愿之所以見絕于聖人者，特以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其于道德，如苗之有莠而已。若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自是君子立身之正理。憤世嫉俗，要之不免小大夫行徑。

先輩程柳庄隱居讀書，以聖賢之學教其子。洪武建文間，巽隱先生卓然有以表見。君子為其可繼而已。弟子之行，曰謹而信。聖人之學，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下學以是上達以是初無高奇初無元妙求為高奇
元妙者自賊者也

天地與人只是一氣其在天地屈伸往復其在人身動
止語默時至而發當可而止其機不停其勢莫禦所
謂浩然也善養者擇善而固執之已矣擇善固執所
謂集義也

潔身之義無他只殺一無罪之非仁非有而取之非義
有所不為而已

天地間每事有個吉凶悔吝三百八十四爻以數而言
則有吉爻有凶爻有悔爻有吝爻若以理而言則爻

爻有吉之理爻有凶有悔吝之理聖人繫辭亦各
指其一以示人而言之所未盡者使人引伸觸類以
盡其意如乾之初爻以德以時以位則曰潛龍而占
曰勿用若遇之者是龍德則當此必潛非龍德則不
能潛矣若此義既明雖非龍德能勿用則有吉之理
用則有凶之理能悔則始焉欲用既而不用則有自
凶而吉之理否則義不宜用而不能不用則有自吉
向凶之理吝其可免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精義入神則有吉
而無凶所謂理勝而數不能制之者也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根本只一肆字故程子曰敬勝百邪

聖賢之道修諸身見諸行事得志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得志則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平而無奇實而無偽學之者篤信以求之誠一以守之而已禮制輕而風俗敗矣科目行而人才失矣資格重而官方替矣著述多而學術亂矣不特此也坐論廢而致君難近侍橫而士氣沮官冗祿薄而廉耻喪兵多餉少而精銳滅生徒衆教養失而學政弊若乃遊民衆盛水利不講屯軍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內虛耗則又

本根之病也

自古史書多不足信至先朝史尤不足信先朝至建文永樂間史全不足信蓋緣秉筆邪佞之臣凡在建文者曲加醜詆凡在永樂者妄加諂諛十無一真也當時屠戮之慘且古所無在野之人無論不敢觸忌諱以記其事亦何敢稱述其事以傳後人四五十年之久遺老已盡迨乎論定禁網稍寬則又有若夫子所謂文獻皆不足徵矣又何由而知之哉有識之士闕疑而不為所誣誰可也

三百年間小人誣謗君子方正學吳康齋為甚誣正學



備忘錄

藏板

者一時敗節偷生之士其謗康齋者一時趨時媚嫉之徒豈知人品學術自有其真事久論定終不能損也

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間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荆軻聶政其最著也秦漢間諸儒必是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為之說豈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于父母之存沒也耶用小人豈無小利然不勝其害之大也用君子若無速效然不覺其益之長也是以有國有家者必慎擇乎

此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人化為無用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物化為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書義固須講解然不從自家字字句句體驗得來總是隨明隨暗雖明不親切無意味

人處宗族鄉黨如在鏡中行妍媸好醜無不盡見故曰相士以居也古者取士鄉舉里選終是大段不謬邵康節先生人徒知其為風流人豪不知其做工夫卻極堅苦刻厲嘗書檢束二字自警警人自古聖賢未有不知此而能有立者

傳志卷二

甘雨亭

讀書大忌。一曰文弱。一曰懶惰。二者勤事一曰矜驕。一

曰自是。則二者謙謹一曰虛浮。一曰飾詐。則二者誠實

獨善其身。看一獨字。便有兄弟妻子。皆不以為然之意。

於此自信自考。方可不尤人。

門內之治。恩揜義。家庭之間。是非曲直。畧要分明。便觸

處成礙。事當難處。只可自責。繆生掩戶自槌。雖非潛

移默化之道。其視尤人而不反求者。相去遠矣。

於道理門庭路徑。畧有所見。不能退然求進。深潛涵養。

便將有矜已自大之病。正夫子所謂虛而為盈。約而

為泰。學者之大戒也。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並揭于扉。蓋戲言

戲動。最為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為一入

於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竊嘗以為。學者不讀

西銘。則理一分殊之義不明。而惻隱之心不篤。不讀

東銘。則戲言戲動之失。不知戒。而長傲飾非之習。日

深。錮而不可拔。初學之士。即不可不精思而力踐之

也。

知天地之化育。則有裁成輔相之道。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立天下之大本也。

失身無大小。凡日用應酬。失口于人。失色于人。失足于

人皆是也。

君子之德莫大乎與人為善。小人之惡莫大乎與人為不善。

吳康齋先生從胼手胝足中充養得。晬面盎背。斯振古豪傑也。

高于自待。不免卑于視人。聖賢之心。不如是。此病吾人宜猛省而勇治之。

橫逆之來。方知自反已。非豫遠之道。然猶可以補救。否則其失愈遠。其禍益深。

君子之遇橫逆。只是誠心愛敬。無他法也。怨天尤人。非

自反之道。消變之方。舜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而已。司馬牛于桓魋之變。夫子教之。內省不疚而已。子夏進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而已。聖賢之道。由今人視之。似為無策。不知無策之策。策之上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方有學問可言。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學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賢人之學也。世人喜言精一執中。不喜言遜志時敏。此種習氣。熟于耳。錮於心。曾不反思自己。果是何等人。宜其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由賢人

可以至于聖人。焉有舉足動念。當下便是聖人之理。吾平生日用功夫。惟知遜志時敏。允懷而已。至于修之來道之積。則聽其自然。不敢期必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此功夫無一息可不做。無一人可不。做百姓日用。苟其舍此。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生于其心。必作于其事。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蔑不由此。非無才智之人。只為凡事不肯耐心做。所以少成多敗。若細心耐事。罔不克濟。學問之力。涵養之功。安可少乎。

集義如還定安集之集。集之之久。則配義與道矣。不以

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此心無不在義。然後推以致用。無適無莫。如鴻毛之遇順風。

程子謂春秋先儒學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竊謂易之失賊。亦由于此。聖人全體是易。是以作易。後之學者。須是本儒先之言。以求聖人之意。本聖人所示之理。驗諸日用事物之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求所謂其要無咎者。慎無輕自立說。以蹈不知妄作之失也。

學者須實見得人爵之榮。不如天爵之貴。然後能息外慕之心。或疑曾子言晉楚之富。猶未免有較量之意。

曰此必當時有爲而發。然理實如此。未論其下者。卽若富而分人以財。其及有限。惟是仁之及人無窮。居尊位而正人以法。人未必從。從之或未必心悅而誠服。惟是義之正人無不悅服。况乎富而不仁。與夫仁而不富。有爵而無義。與夫有義而無爵。尤不可同年而語乎。是以聖賢居仁由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也。

天地之道。極則必反。未至于極。只在一消一長之際。董子謂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所以德必至德。善必至善。唯德動天。無遠弗届。亦言其極耳。

以舜之德。猶以謙受益。滿招損爲戒。所謂修己以敬。堯舜猶病也。

今之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廉二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四字。能副其實否。且未問三德六行。以及六藝也。

善人天地之心也。分量固有大小。生之學之。固有不同。其爲善類一也。總宜愛護。不宜傷殘。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此其大處。故遏惡揚善。取人之善。不遺細微。善善長。惡惡短。皆此意也。傷殘善類。寧不受天之殃。爲天下得人。亦不外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而已。何以異。

於惠與忠。但一人之及物有限。得賢以分治無窮。故
得人以天下之爲烈。非一手一足之力也。然則以天
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唯孳孳樂善。求賢若不及
而已。

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在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偽來。此以誠往。彼
以殘忍加。此以親愛處。受其欺而不覺。被其害而不
怨。是以謂之大德。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
乃家門以內。骨肉之間。猜狠防疑。機智相對。以爲我
能盡其情。僞動無失著。卻恐以是爲心。其初起于逆

詐。德不信。其後浸尋。至于賊仁賊義。何止未免鄉人
而已也。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既久。用心日薄。必至害
於而家。凶于而國。

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了。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
不軌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之徒。只是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然自檢點。吾人日用之間。喜
怒哀樂。發不中節處。其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

人之德。有大有小。才有大有小。量有大有小。有自其性。
有自其學。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然亦有能大而不

能小者取人者不可不知。

學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亦小。

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進德之功。

務本節用。足國之道。不外乎是。學者治生。亦豈外此四字。外此卽商賈之智。儒者羞爲挾術。雖工。人心不順。天道不祐。殆哉。

或問放心何以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文王事紂。與舜事瞽瞍無異。其心同其道同。是以瞽初

欲殺舜。後亦允若。紂初囚文。羑里。後遂命爲西伯。蓋至誠通于君父也。史稱獻洛西之地。與進美女。好事者爲之也。詩頌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若獻地。進女之心。何可以對上帝乎。或曰。散宜生等所爲。非文王意也。夫散宜生於文王。見而知之者也。散宜生之心。卽文王之心。文王不爲而謂散宜生爲之乎。好事者爲之之類也。

觀之彖爻。聖人繫辭。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蓋九五中正。在上。四陰仰之。自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回氣數。造化爲無權矣。孔孟於衰周戰國。不能有爲。爲無位也。

若位乎天位。周道粲然復興。湯武之治再見。何疑哉。不祗扶抑之意。聖人扶陽抑陰。自有實事。不為空言。大槩諸卦九五六二。剛柔中正而應。便是有可為也。時有難易而已。否蹇比革之類可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同心同德。何事不濟。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到理明義精後。則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學易之大方也。

學者以精義利用為主。

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偽。功夫久後。必有明睿所照。即始見終之日。若始初即去推測物情。

人則億逆之私熟。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絕矣。

學者須看聖賢用心。反顧自己用心。與聖賢同異如何。

同則可勉。異則可懼也。信而好古。全要於此著力。

權者君子所以時中。今人小有才智。輒好言權。自予觀

之。機變之巧而已。無耻孰甚。且思可與立。是何等地

位。易到得。不易到得。孟子七篇。反經而已。未嘗輕言

權字。

今且反之身心。何處是所欲而不可惡。何者是實有諸

已。只善人信人。已不能彷彿一二。乃傲然自以為聖

賢。無耻已。

只一種氣拘物蔽之私不能消除得幾分說甚學問更說甚人品徒恃些些才智左支右吾自以為得不知正蹈先儒所言凡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而用智也不知省改終身安有近道之日

古者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近見人往往于子弟之前說其父兄不是於子弟之前許其師長之非若此非特教人以薄自己處心亦不厚矣吾平生痛惡此種惡習

無我易中有主而無我難人各徇其所偏之私不能取人之長以自益是以異同

起而聚訟成至各挾其所偏之私以求勝不復肯遜心以從善於是爭黨分而為世道之憂矣欲平世道之憂須是廓然而大公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安於詩人所刺而不知懼哀哉

以已之所能愧人以已之所不能病人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小人之情狀也執此以衡人不蹈其失者罕矣

不學則郎有美處終是直情徑行言乎文之禮樂郎節節為病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人雖曰迂曰拘曰末節吾不聽也



養蒙之道。父兄則教以隆。師親友。師長則教以事。親從
 兄。乃能入孝出弟。而學業為有造。若父兄於子弟之
 前。非議其師長。師長于子弟之前。詆毀其父兄。其不
 相率於不孝不弟。而傲戾自賢者。幾希矣。
 人於義理。畧有所窺。經書畧讀幾卷。便將泰然自足。此
 由器淺。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與進德矣。
 獲上信友。無異道。要以至誠惻怛為心。而言之俱當乎
 事理。如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則鮮不遜心而從善
 矣。若不顧事理。自信此心無負。翹翹以口舌從事。甚
 或訐直自負。必欲強人從我。稍不見從。輒欲以悞諫

怙終。歸咎君友。誠恐其失先自己作也。陸宣公云。感
 人以言。其感已淺。况乎不誠。又焉能入。不可不知自
 反也。

理欲之辨。較難於義利。辨義利。只有所為。無所為之際。
 反已而察。可以立判。若夫理欲愈辨愈細。所以有毫
 髮之喻。正如顏淵薄菘是天理。門人厚菘及顏路請
 車。可否疑似便難決。夫子無臣為天理。子路使門人
 為臣。可否疑似。非夫子明責。亦難別也。又若孟子既
 不見諸侯。而不絕其交際。君子不素餐。而後車數十
 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以及辭齊餽。而受宋薛。見

季任而不見儲子退而有去志卻又三宿而出盡苟
 非孟子自明其故如何可以妄測
 告子論性最足惑人為害最深由其言食色是性而仁
 義禮智非我固有之也其與荀卿性惡相去一間苟
 卿只見得血氣心知之險而不知有仁義禮智故便
 以為性惡告子生之謂性亦不出血氣心知特未說
 到險處耳荀卿但指以為惡人即不信以秉彜之良
 不可滅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遂為釋氏之前矛
 故至今猶有祖述之者若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只
 說得習相遠說不著性有善有不善只說得上智下

矛當作茅前茅見
 左傳宣十二年

愚不移非大同之論便不難破唯以為無人生而靜
 以上不容言說則易惑其如固有者何

有人問陸業師作詩寫字孰難師曰寫字難哉作詩不
 工可改字畫一定更改不得故最難予因思言出于
 口不可追也是以聖賢一則曰慎言一則曰謹言一
 則曰訥于言一則曰耻其言一則曰其言也詎曰言
 不可不慎言之不能無失也如是吾人率口而出莫
 捫其舌不思寡尤之義終日之閑其為口過不知幾
 何何可不知懼

古人俱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人反謂力行不足取

何也。

學術有差，卽心術因之爲病。心術旣差，卽容貌辭氣，以及行事，無往不悖正理。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事是也。若此卽不如不學之人，純任質心之無害于事矣。擇善之功，安可不慎。

人於貨財，豈能不用。但出納之際，當一揆之天理，不可稍動於欲。古人謂飲食屬厭而已，推之他事，無不盡然。屬厭二字，最可體味。理欲在此分際。

治生無他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旣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

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耻。

吾人日用惟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爲必有事之功。自古未有不讀書忽踐履，但懸空想像一種杜撰道理，而能不悖於聖賢者。

聖人思狂狷，今人便是杞於狂狷，不知所取于狂狷，爲其能進於道也。若狂而不能進取，則齷齪拘謹，會硜硜小而已矣。狷而不能有所不爲，則齷齪拘謹，會硜硜小人之不若矣。其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與鄉愿無異也。學道在修德，德盛則性成，而動皆中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之而非道也。濂洛之教，修德爲重，關中之教，

知禮爲先其歸一也。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人臣事君固失本末輕重之義朋友之交亦然。

胡文定公云公道不行然後外侮侵陵國家傾覆此萬世不易之理公道者用舍予奪是非賞罰而已讀書爲學須先得聖賢之心見得聖賢之心如何反之吾心果與聖賢之心如何異則改之同則加勉方有長益今之學者未嘗不言心但所謂心祇是一己之私心非緣聞見習熟卽是氣質之偏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者是也以是心讀書書亦爲其所害得罪聖賢

多矣。

聖賢之心天地之心也仁之至義之盡也聖賢往矣欲求其心舍四書六經所載聖賢言語行事何從而求之求之不得安得不輾轉反側寤寐思服乎今謂六經俱我注腳不必讀書者其爲邪說何疑。

人固貴直諫然不可許以爲直學匹夫匹婦之諫。

人不知而不愠何必外人家庭之間親戚朋友莫能知其心之所存與學之所至夫子所謂知我其天者是也朱子謂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看一逆字便見不知中有多少難愛情事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

舜之責咎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于家。文王于朝。孔孟于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此而能不愠。豈非至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

聖賢敦厚以崇禮。吾人纔學禮。便見身心敦厚。極則必反。天地之道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待其極。而預為之所。聖人贊化育之功也。

在天惟五行。時和物若。此雨暘燠寒風。凶災夭札。亦此雨暘燠寒風。在人惟五事。立綱陳紀。此貌言視聽思。敗彝倫。滅天理。亦此貌言視聽思。君子修之吉。時措

之宜而已。小人悖之凶。無所忌憚而已。

人子於父母之怒。正如天變於上。可以德消。不可以智力勝。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當自門內始。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諸已而已矣。

橫渠先生無相猶之旨。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斯于詩註。又於小學載之。又於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蓋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則常情類然。似此安得相好。惟不相效。似在已一施之。則雖有不令之兄弟。亦莫不終於相好矣。常棣



詩終之以是，究是圖。緣衣詩終之以我，思古人吾人能舍一己之私心，將古人言語反覆究圖，必自有獲。教人之道，只長善而救其失，一語盡之。如舜典命夔典樂教胄子，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只是此意，萬世教人之法，不能易也。蓋直者恒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恒不足於栗，故欲其栗，剛者易至於虐，故戒其虐，簡者易至於傲，故戒其傲。在學者變化氣質之道，亦在自長其善，自救其失而已。其以長善為先，救失為後，極有次序。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藏板

知此則無不可用之人，聖人曲成萬物而不遺，只無往不用此意。小人求人之短，棄人之長，豈非得罪于天。

隨處用力。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唯有學古修身以俟之。邪正善惡，是非義利之際，只是嚴守其界分，未有界分不明，而得齒於士君子之列者也。自飲食居處，語默動止，以至取舍辭受，去就出處，死生莫不由此。忝離之大夫，憂王室之傾覆，而無興復之期也。其心無日不皇皇焉。如有求而弗獲，唯斯人為然。蓋當日君

臣上下偷安於王城方六百里之地。棄豐鎬如敝屣而不顧。周道豈能復興。勢不至日剝月削。淪亡之盡不止。故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若徒然悲傷感歎。則亦無望于人之知我。而所憂所求。皆無所託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學問之事。亦當如此。日用事物。莫不以此裁之。

若實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于不戒謹恐懼矣。須臾不戒謹恐懼。便離道。

善善長。惡惡短。是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罰弗及嗣。賞

延於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吾人平日應接事物。不可一念失此意。

威儀為德之符。有諸內者。形諸外。不知其然而然。不可強也。道德積於躬。人自望而敬之。故記曰。瞻其顏色。而不生易慢焉。論語曰。望之儼然。所謂德輝也。此際何可忽視。

天下溺。援之以道。亦唯有固守經常之理。經常之理。固人所當為。非以天下之故。然正己自能正物。物之不正。皆由正己之功不至。責己而已。

慾則不剛。去得一分慾。便生一分剛氣。集義久。自然至

大至剛。

康節先生云。心從行上修。人能謹言慎行。而心之不存焉者寡矣。

民事不可緩。農田水利之政。百年不講。四海安得不困窮乎。

伐木之詩。燕朋友也。二章言速諸父。三章言速諸舅。觀此可見。古人求友。不外宗族親戚之老成長者。殊不如今人好取踈賤少年也。或曰。天子謂同姓曰伯父。叔父。謂異姓曰伯舅。叔舅。此又見君臣朋友之義。殊不如後世踈遠濶絕。猜嫌疑忌也。

反求諸已最得力。惟有事反已自求而已。進及其他。人懷血氣。心知之險。最易橫溢。不以禮義隄防之。則隨感而發。如好色好鬪好貨之類。殺身滅性。靡不繇之。所以古人于子弟。自幼導以禮讓。授之恒業。馴習既久。習與性成矣。今人自幼教之以浮文。鼓之以進取。安得不壞。

毋悔往不可追。此日尚是未往。莫憂來日苦少。從前俱是來日。

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今人纔言治生。卽不能復顧方寸地。爲子孫計。

長久自宜三復此詩。而在暮年尤甚。凡人一生視其所養而已。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聖人發其義于頤。而朱子于大象示人以養德。養身。肯哉言矣。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身何可不養。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德何可不養。然養身者。未必能養德。能養德則養身已在其中。故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小人以其身行殆。故行險徼幸。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君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則心廣體胖矣。

自古聖賢用心。只是弱者扶之。强者抑之。故經界之正。只使豪強不得兼并。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其於財也。亦周急不繼富。知天地之心亦是如此。故強梁者多不克終。幸而沒身。子孫必不克振。其孱弱者往往多昌。損有餘益不足。日中則昃。月盈則蝕。道固如此。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修己之道亦猶是耳。徒恃其心而不準諸聖賢之軌轍。則無以適事物之宜。而要其當。若徒循規矩而無得于心。則亦無以修德而凝道也。

以愛敬存心，則邪慝自遠。

存心于忠信，取則于聖賢，審思而言，稽謀而行，內不敢肆已，外不敢徇人，此外窮通修短，一聽諸天，好惡去從，一任諸世而已。

江陵爲相，得罪天下，後世者毀書院，復淫院二事爲最。禁天下講學，與商鞅廢井田，李斯焚書何異？若復淫院，恐李斯未必肯爲，小人無忌憚，至此而極。

不能存養，則善不長，不能克治，則惡不去。當處而欲出，是爲不受命；當出而不出，亦爲不受命。去就亦然，唯其時義而已。有適有莫，總達安土敦仁之

義。

六府三事，古者上爲之經理，而下蒙其澤；後世下爲之拮据，而上受其益，享其成功則治，敗其成功則亂。故損益爲治亂之幾。

三事以正德爲首，能正其德，則用不憂不利，生亦何憂不厚？人人知求利用厚生，而莫知正德，則所爲利者，未必非害，所爲厚者，未或不薄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治生二字，何可使其膠擾心胸？但本分內事，不可不盡耳。修其在己者，何怨于天？何尤于人？方正學詩曰：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日三復斯

言

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食所以養生喪祭所以喪死其效爲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慎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士庶人家存得此意亦須久長

治世之人有善有惡而善者多亂世之人亦有善有惡而惡者多質美之人與善易入故見善遂習于善而成其善質不美之人與惡易入故見不善遂習于不善而成其惡治世教化行風俗美人之生質醇厚者衆其習又善故善人多亂世政衰俗薄人之生質偏

駁者衆所習又不善故惡人多自非明王賢相興起於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人有恒產有恒心人倫明而賞罰當勝殘去殺未易期也

有道之世善見而惡隱故民易興行無道之世惡顯而善隱故人易爲邪

嫂救于古無服若弟幼而孤長兄長嫂嘗有撫教之恩者亦當爲嫂制服

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意則一質君子時中故居易以俟命居易俟命故闇然而日章小人無忌憚故行險以徼幸行險徼幸故的然而日亡理有必至事有

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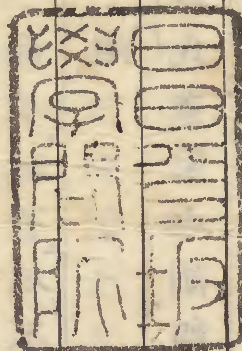
閉中看得古今大小興衰得喪成敗禍福真是一轍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水流濕火就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
道洵可畏也

在下是非臧否而已矣在上舉措刑賞而已矣當人心
合天理謂之直道直道行為有道直道不行為無道
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亦
無他道唯有修身而已

法語之言從而不改不以不改而廢法語異與之言說
而不釋不以不釋而廢異言不屑之教今日知無可
施

呂氏童蒙之訓即備居官治家之法最得幼而學之之
旨

書曰人求多聞時維建事真西山釋之曰學必施于事
然后為有用之學古人為學無不于事上理會所以
能進德修業



備忘卷二終

天保十酉

